

· 同时代人书系 ·



内部风景

张 闳 著

广州出版社

• 同时代人书系 •

内部的风景

内部的风景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部的风景/张闳著. —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0.1

(同时代人书系)

ISBN 7-80655-059-3

I. 内… II. 张…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7011 号

·同时代人书系·

内部的风景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邮政编码:510045)

番禺市石楼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东省番禺市石楼官桥村 邮政编码:511447)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8.5 万字 印张:8

印数:1-3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发行人:黎小江

责任校对:袁朝阳

责任编辑:王霞

封面设计:卢菁

发行专线:020-83550968

020-83554068

ISBN 7-80655-059-3/G·20

定价:13.00 元

我的批评信条（代序）

批评的第一信条。我把忍耐力当做批评的第一信条，完全是基于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解。当然，在这个人心浮躁的时代，任何人都需要培养自己相当的忍耐力，但这一点对于批评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一个批评家，首先得忍受这个时代如此之多的粗劣作品。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在这方面无需太多的忍耐力，他完全可以根据个人趣味，专读那些精美之作，而将诸多烂污货弃之不顾。可是，批评家则不能这样。他必须对任何作品都保持相当的阅读耐心。这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选择批评这一职业，仿佛就是专门为了磨炼自己的忍耐力似的。有时，我觉得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与都市环卫工人的工作比较接近。

批评不相信眼泪。泪水是情感强度

的标志，但不是艺术批评的标准。道德和情感的泪水容易使人视线模糊而放弃艺术性的尺度。事实往往如此：越是蹩脚的作家，越是要在道德和情感方面耍弄花招。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些花招有可能满足他们的享乐主义阅读原则，他们往往心甘情愿地接受某种道德蒙骗和情感戏弄。但是，职业的批评家不应相信这些咸涩的液体，他有义务从所有的道德承诺和情感诱惑中，分辨出那些假冒伪善者和虚情假意者。当然，更重要的任务是甄别作品的艺术强度。往往有这种情况：当一部作品打动我的时候，作为批评家，我仍不得不对自己的情感加以克制，将作品放置到艺术的天平上加以衡量。这副近乎冷酷的形象，是批评家最招人忌恨的原因。尽管如此，我仍坚信，菩萨心肠的或多愁善感的批评家，并不是一个好的批评家。

批评即放弃。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批评无所作为，而是说批评家必须放弃自己。一些批评家误以为自己对作品拥有判定生杀的权力，有支配文学史的权力，于是，便摆出一副审判官面孔，或者随心所欲地炫耀个人才能，夸大批评的“主体意识”，以显示批评的权力。可事实上，被文学史所抛弃的恰恰是这些批评家本人。这是历史对狂妄批评家的惩罚。批评写作实践教给我的恰恰是对“自我”权力的放弃。批评家只有放弃个人的成见和自以为是，牺牲个人的利益，才能容纳作品，才能真正服从艺术所固有的客观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家是现代知识世界的“殉道者”。一个成功的批评家，并不在于说了多少惊人之

语，更不在于是否有人记住了他的名字；相反，他的成功在于：当人们以他的眼光在观看作品的时候，还误以为是以自己的眼光在看。批评家因放弃而获永生。

张 闳

1999年6月

目 录

第一辑 小说风景

3	血的精神分析 ——从《药》到《许三观卖血记》
3	作为祭品的血
8	作为物品的血
14	作为商品的血
22	马原：叙事的历险
23	主体出场
27	流浪意识与惊险情节
32	两个马原
37	残雪：梦魇与寓言
37	现代性与寓言性
41	“无意识自我”与生存处境
47	“仿梦话语”与反讽
53	莫言：感官与狂欢

53	乡间世界
56	原始生命力
60	感官经验与生命的自由状态
63	狂欢化文体
69	《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问题
70	“重复”问题
74	“对白”问题
80	格非：时间炼金术
80	在“水边”
82	观看
86	时间
88	追忆
92	阴谋与爱情
97	《酒国》的文本世界
97	“三支纱”
98	侦破/反侦破
101	真实的/幻象的
103	小男孩
105	枪
107	食草动物
109	私人性和戏拟
111	狂欢化的世界

第二辑 东西方文本

117	句子内部的风景
117	鲁迅：《秋夜》

121	北岛：《回答》
125	李春波：《一封家书》
131	戴面具的萨德
131	有趣的新闻
133	性的话语
135	“手抄本”
140	萨德的故事
144	纷繁的呈现
	——1997年《花城》小说概览
145	写作的悖论：反与正
149	叙事的可能：动与静
155	女性写作的空间：内与外
160	日常生活：轻与重
164	钟摆，或卡夫卡
172	窗的梦幻
172	格里高尔·萨姆沙的窗户
177	临街的窗户
180	观察与观察者

第三辑 理论话语

189	“后现代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
190	理论的批判性问题
193	文化的复调性问题
195	语境的差异性问题
200	评“新写实”小说的几个基本命题
200	“中止判断”与艺术“真理性”问题

202	历史感与自我意识问题
203	解构的力量问题
206	文学批评：傲慢与偏见
213	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
215	“圣”的没落
218	“道”的空虚
223	“听”的误差
226	“言”的窘迫
231	“记忆”的缺失
236	“自我意识”的练习簿
244	后 记

第一辑

小说风景



血的精神分析

——从《药》到《许三观卖血记》

作为祭品的血

鲁迅在小说《药》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殁骸的故事：在 20 世纪初的江南某地，一位病者的家属从刽子手那里谋得一死刑犯的鲜血，制成“人血馒头”，用以治疗其患病的儿子。在小说中有一段关于“人血馒头”的描写：

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这一段描写甚为简略，但是，“血”作为一个意象，仍然相当触目地凸现在读者的眼前。其实，在更早一些时候写成的《狂人日记》中，已有对血的意念

的暗示：

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崭新！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用“吃人”来比喻旧礼教在扼杀人性方面的残酷性。在这一点上，《药》与《狂人日记》是一脉相承的。血，通常被视作人的生命之菁华和本原。“吃人血馒头”即是以提喻的手法，更加含蓄而且更加深刻地表达了“吃人”这一基本主题。

《药》使血的意念得以确立，并赋予它以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流血，在中国历史的变迁中，也的确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然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血的意念的最初形态是以“人血馒头”这一奇特的形式出现的。一份普通的食品，蘸上些许（牺牲的）血，立即变成了一份药品；一次普通的摄食行为于是奇妙地转变成为一次性命攸关的医疗活动。这一奇妙的转变，包含着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秘密。

鲁迅本人对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仇恨是众所周知的。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指责过中医在理论上的荒谬和在实践上的危害。的确，如果站在现代医学科学的立场上看，传统中医理论中夹杂了许多不可理喻的内容。医术有时近乎巫术。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中国传统文化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同源性。^①特别是在人体观念上，中国传统文化更具萨满教色彩。^②从“吃人血馒头”作为医疗手段这一点来看，似乎是原始宗教中的“血祭”

^① 周作人：《萨满教的礼教思想》，见《周作人文选》，第1卷，钟叔河编，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

^② 周作人：《论女裤》、《上下身》，见《周作人文选》，第1卷，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

仪式的残余。事实上，原始祭祀活动也经常含有医疗的动机。在原始祭祀活动中，人们相信，通过杀死并吃掉“活祭品”，可以攫取牺牲者身上的某种生命因子（比如“魄力”之类），从而使病者康复、体弱者强壮、怯懦者勇敢。很显然，《药》中的治疗故事也是一次带有萨满教色彩的“医疗—祭祀”活动。其中，血的本质乃是祭品。

从较为浅表的层面来看，《药》中的故事是对传统医药文化的否定性的讽喻。可是，在更为深刻的意义层面上，鲁迅则又重新启用了“医疗—祭祀”的巫术功能。在鲁迅看来，在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中，革命者不得不成为牺牲品，不得不用自己的血作为一剂良药，来疗治国民精神的麻木症。正如他的诗句中所表示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与鲁迅本人特殊的二重身份（医生兼启蒙思想家）相一致，医疗活动与启蒙活动在他那里总是存在着一种隐喻关系。启蒙总是类似于一项医疗活动，如同一次服药，一次注射或一场手术。并且，在其他启蒙思想家那里，情况也大致相同。^① 在这里，鲁迅（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是五四时代的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之中：在关于肉体的医学层面上被否定的“医疗—祭祀”活动，却在关于精神的启蒙层面上获得了肯定，并被袭用。启蒙就像是一个神话，牺牲者的自觉献祭是其必不可少的仪式。通过血的巫术功能和神圣化倾向，启蒙精神在其所摧毁的神话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了关于其自身的神话。

5

^① 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认为，作为国民精神启蒙之工具的小说有“熏、浸、刺、提”等四大功能，这些功能基本上与中医的疗法类似。“治疗”与“启蒙”在这里有一种互为转喻的关系。

然而，鲁迅的复杂性在于，他的启蒙意识本身亦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赋予牺牲的主题以悲剧性的力量，使之达到神话的高度；另一方面，他又对启蒙的实际效能在一定程度上持怀疑态度。比如，在《药》中，他安排病者（华小栓）以一个死亡的结局，多少已暗含了对疗救神话的不信任。而在《野草》中，这种不信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甚至达到了绝望的程度。

《野草·复仇》一篇首先设想了一种类似于“血祭”的情形：以利刃击穿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并描写了这仪式化的行为所具有的宗教迷狂般的体验。接着，又安排了一对“祭品”的出场：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他们将要拥抱，将要杀戮……

这一场景类似于上古时代关于生育神或谷物神的祭祀仪式的一部分。^①但是，这一仪式在《复仇》中并没有最终完成。“他们俩”既不拥抱，也不杀戮，只是枯立着，仿佛要永远这样下去。结果是“祭品”以及仪式的观赏者一同沦于生命的干枯。而“他们俩”尚且——

以死人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牺牲品的拒绝姿态使祭祀仪式陷于中断，血的动机走向了神话的逻辑之反面。另一方面，因为是“无血的大戮”，仪式的意义核心也就被抽空。这样，一场模拟的祭

① 参阅张国的《〈野草〉的空间意象与文明颓败意识》一文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1996（4）。

祀仪式从形态到意义都归于空虚。这也正是“复仇”主题的基础。“祭祀”（或“疗救”）的庆典，变成了“复仇”的荒诞剧。

不过，《野草》毕竟是鲁迅处于思想的非常状态下的作品，其特定的“反神话”气息不仅与当时的文学精神格格不入，也与他本人在《呐喊》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倾向相去甚远。如前所述的《药》，则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结构形态上，都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不仅如此，从文体学角度看，它同时亦保持着神话所特有的庄重而又神秘的特征。

在叙事上，《药》采用了一种二重的结构。其显性线索为医疗故事，其隐性线索为牺牲故事。或者，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过医疗故事呈示出来的、关于牺牲的“寓言”。寓言性的结构保存了神话式的神秘性。牺牲作为一种仪式是被暗示出来的，其具体的过程包括牺牲品、祭司（或刽子手）、祭坛等，基本上被处理到隐匿状态中。^①更为奇特的是，在故事的结尾处，鲁迅在牺牲者的坟墓上安排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花环。这一情节有些突兀，与整部作品的风格不一致，但它却帮助了仪式的完成。这样，一个祭祀仪式就显得更加完整、彻底。神话学的完整性要求比美学的协调性要求更强大。从另一方面看，对仪式过程的隐性处理，避免了仪式本身的残酷性的一面。这也正是神话仪式的必要条件之一。祭祀，尤其是“血祭”，如果不具有起码的神秘性，而是一种过分公开的活动的話，那么，它

① 人们往往将《药》中的康大叔当做执行夏瑜死刑的刽子手，但小说中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康大叔只不过是一个狱卒之类的角色（也就是所谓“皂隶”）而已。他的“玄色”的衣服使人们误把他当做刽子手。事实上，真正的刽子手——“一个浑身黑色的人”——只是在交“人血馒头”的时候露过一次面，而且，还未待华老栓看清便消失了。